

当代

/ 通 / 俗 / 文 / 化 / 系 / 列 /



学术棱镜

译丛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文化理论 与 通俗文化导论

(第二版)

[英]约翰·斯道雷 著

杨竹山 郭发勇 周 辉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通俗文化系列-

文化理论与 通俗文化导论

[英]约翰·斯道雷 著
杨竹山 郭发勇 周辉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 /
[英] 约翰·斯道雷著; 杨竹山 郭发勇 周辉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2nd ed.

ISBN 7-305-03538-6

I. 文... II. ①斯... ②杨... ③郭...
④周... III. 文化理论-关系-大众化(文艺)-研究 IV. G0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2000)第54940号

Copyright © by John Storey 1993; 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1997.

This translation of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Second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
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0-029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

[英] 约翰·斯道雷

杨竹山 郭发勇 周辉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

电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信箱 meijie@press.nju.edu.cn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75 字数 251千

2006年4月第2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5-03538-6/C·94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销售商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呈：“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呈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侨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励，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身守，不但知己，迹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 90 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 年秋于南京大学

致 谢

感谢桑德兰大学 1990 至 1997 年间,攻读交流研究和媒体研究专业学位课程的学生,对《文化理论和通俗文化》一书的帮助。通过他们我演练了本书中的很多观点看法。感谢媒体和文化研究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同仁,他们给了很多启迪和鼓励。感谢哈威斯特尔·威特谢夫(Harvester Wheatsheaf)出版社的克里斯蒂娜·威普夫(Christina Wipf),为我提供了再版的机会。最后,我要感谢凯特在我重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所给予的大力帮助和支持,感谢珍妮又一次对我经常出门在外的容忍。

衷心感谢教育部,允许使用版权资料。

序

第一版序言

正如本书的题目所示,我的研究课题是文化理论和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个题目也说明了我的研究旨在作为这个课题的导论,走的是一条特别的路。我无意写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相互冲突的历史,相反,我的侧重点是在通俗文化研究史上,在特定时期,它们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相互牵连和衍生。简单地说,我想把文化理论/通俗文化当作一个松散形式看待,较少关注它的历史起源,更多地关注它现在如何在意识形态上发挥作用。为了避免误解和误传,我尽可能地引用了批评家和评论家们的原话。我赞同美国文学史家沃尔特·E·霍顿的观点:“态度是难以捉摸的,要想详细说明它们,就会忽略它们的本质,忽略它们特殊的声和色。只有保持原汁原味,它们才能被理解。”¹而且,我不是简单地概述这个研究领域的情况,而是通过引用和详细注解,让通俗文化学者们自己去“品味”这些材料。然而,本书并不能替代他们去阅读这里研究的理论家和评论家的第一手资料。²而且,本书每一章节最后都推荐了阅读书目,这些书目补充了前面每个章节里的研究内容(详见本书后面的注解)。

本书首先旨在提供一个通俗文化学术研究的导论。我已说过,我不抱任何幻想,不奢望这本书的表述非常全面完整,也不奢望它成为描绘这个研究课题全貌的必由之路。我只希望这本小册子能鼓励其他通俗文化的学者开始自己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描绘。

最后,我希望我写的这本书,能为熟悉这个课题和对他们来说还是全新课题的人——至少把它看作是学术研究的人——抛砖引玉。

第二版序言

在写第二版的过程中,我已想法改进和扩充第一版中的资料。为了达到这

个目的,我重新修改和重新撰写了部分内容。特别增加了有关通俗文化、狂欢、后现代主义和价值多元论等方面的新内容,并且还扩充了五个部分:新葛兰西主义的文化研究,通俗电影,电影心理分析和文化研究,女权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和文化领域。

[注 释]

- 1 沃尔特·E·霍顿著《1830年~1870年维多利亚时期的思维框架》,NewHaven: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页。
- 2 参阅本书的姊妹篇,《文化理论和通俗文化读本》,约翰·斯道雷编辑,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前言

我想为通俗文化的学术研究,也为文化研究进一步向教学深入做一点实质性的贡献。正是这种愿望驱使我出版这本书。1985年至2000年间我所有著作都是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作进行苦心研读和阐发的结果。我出版的第一本书用葛兰西的观点分析了19世纪诗人和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文化政治学说,从这第一本书到最新出版的用文化研究中的跨学科“postdisciplinary”视角探究消费的《文化消费与每日生活》(该书正由Chuh Liu Co先生译成中文),我都始终如一地采用了葛兰西主义文化研究的方法。

把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引入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从两个方面引发了人们对通俗文化的重新思考。首先,引起对通俗文化政治学的重新思考。现在通俗文化被看作是霸权产生和再生产的主要场所。在这种全新公式里,通俗文化被理解为统治集团的利益与被统治集团的利益相互斗争与妥协的场所。

其次,文化研究引入霸权概念产生了对通俗文化概念自身的重新思考。这种重新思考使以前两种主要的但又相互敌对的思考通俗文化的方式相互激烈碰撞。第一种传统方式把通俗文化看作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强加的文化,是为利润和意识形态控制服务的,为建立统治地位和强加含义(也就是法兰克福学院派、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某些流派、政治经济学)服务的文化。这是作为“结构”的通俗文化。第二种传统方式把通俗文化看作是从社会底层自然出现的文化,来自人民的“声音”、“纯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就是文化主义的某些流派、社会历史学/“历史源自底层”)。这是作为“动因”的通俗文化。从霸权理论的观点来看,通俗文化既不是“纯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强加的文化,而是这两者的“折中平衡”(葛兰西),是来自上层和底层的种种力量的矛盾混合体,既有“商业”色彩又“纯真”,其标志是既“抵抗”又“妥协”,既是“结构”又是“动因”。因此,虽然文化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人们是如何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制造的商品中创造文化的,但是霸权理论的引入使这种研究永远不会失去对生存状况的关注,生存状况既使消费活动成为可能,又约束消费行为。

葛兰西派的文化研究与关注消费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理论原因。要想了解文化商品如何被赋予意义,就必须考虑消费。这使我们超越某一个文化商品的意义(这就是说,意义是“本质”的东西,是可记载、有保证的),集中关注文化商品可能包含的许多意义(这就是说,它们的“社会”意义——在日常生活的消费行为中这些意义是如何被人们利用的)。人种论的批评常常会忽视这一点。文化研究中的人种论不是核实“真实”意义,或文化商品的意义,或商品化行为的意义的手段;相反,人种学的研究是发掘人民所创造的意义,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活文化中流传,并深深根植其中的意义。

由于这些原因,从人种学研究角度研究文化是不够的(如果人种学研究这个词仅指不加批判地倾听,然后又根据道听途说加以报道)。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文化研究一直坚持认为生产过程和消费活动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一个消费者生活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环境里,由于特定的生产条件,他总是面对具体的文化商品。但是同样的文化商品也面对生活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消费者,消费者把该文化商品视为文化并赋予该商品一系列可能的意义,这些意义并不能从文化商品的物质性或文化商品生产的手段或生产关系中解读出来。采用霸权理论进行文化研究有时会导致赞扬工人阶级文化,但是研究者在赞扬的时候充分认识到在一种环境中的抵抗到了另一种环境中可能变为融合。

葛兰西派文化研究关注消费的第二原因是政治原因。文化研究始终反对充斥于许多文化理论和文化分析著作中的“悲观的杰出人物统治论”(我心中经常想到的就是利维斯主义、法兰克福学院派、结构主义的大多数流派、“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似乎总想表明:“结构作用”绝对压倒“能动作用”;消费不过是生产的缩影;观众妥协是虚构的,只不过是经济力量游戏中几个虚幻的步骤。而且,“悲观的杰出人物统治论”是一种思考方式,它企图把自己装扮成一种激进的文化政治。但常常这就是一种政治,对权力的抨击到头来不过是要揭示“其他人”是“文化傻瓜”。虽然文化研究承认,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是产生意识形态、树立强大的形象、描述、定义的主要阵地,是认识世界的参照系统,但葛兰西派的文化研究并不认为那些消费这些产品的人是“错误意识”(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或者家长制的)不可救药的受害者。虽然我们决不能无视资本的控制力量和生产的极权结构,但我们必须坚持消费的复杂性和能动作用。文化不是已经制成让我们消费的东西。文化是我们在丰富多样的消费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消费产生文化。这就是消费举足轻重的原

因。而且,文化研究中的中心论题是,文化的形成是复杂和矛盾的过程,无法用简单的决定和操纵概念来解释。意义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暂时的,总是取决于它们的环境。

我的研究得利于人们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提供的商品中创造文化的观点。在本书第八章我曾解释过,创造文化(“在使用中创造”)能增强从属认识,抵抗对世界的主流认识。但这并不是说,消费就一直在增强力量和鼓励对抗。否定消费的被动性不是为了否定消费有时是被动的事实。否定消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商品的消费者是文化的上当受骗者,不等于否定资本主义文化工业谋求操纵的目的。恰恰相反要否定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充其量不过是商业和意识形态操纵的退化表现,这种文化是从上面强加的,旨在攫取利润和确保对社会的控制。葛兰西派的文化研究坚持认为,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需要保持警惕,并注意生产与消费之间活跃关系的细节。这些问题不是用高傲的一瞥和嗤之以鼻的冷笑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撇开历史和政治的偶然性),也不能从生产过程(在不同的意图、生产方式和生产自身中确定意义、乐趣、意识形态影响、妥协、对抗)看问题。这些只是作为“在使用中创造”的消费环境的某些侧面。说到底只有在“使用中创造”的过程中,意义、乐趣、意识形态影响、妥协或对抗等问题才能(有条件地)得以解决。在文化研究历史上每十年这个问题就会重复出现。正是从马克思那儿学来的“葛兰西派的主张”(葛兰西之前、同期和之后)认为,我们创造了文化,文化造就了我们。这里有能动作用的结果,也有结构作用的结果。这并不足以以为能动作用呼唤,也不足以具体分析权力的结构。我们必须牢记能动作用和结构作用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

与葛兰西派的文化研究影响一起,其他主要影响我写作的是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的著作。毫无疑问,女权主义著作对通俗文化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与其他主张相比,只有女权主义与“文化与文明”传统中明确的假设作了(但其他理论是含蓄的)最后的决裂,这种假设是通俗文化研究经常研究(从“尊敬”角度)“另类人”的文化。

最后,我想就本书再讲两点。第一,这是首次全方位的研究,提供了对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关系的详尽理论分析和批评评论。它从在定义研究术语过程中引出的问题开始,然后从葛兰西派文化研究的观点,通过一系列主要的理论时期,从“文化与文明”传统到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逐一描绘文化理论和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本书的末尾对在当今文化研究中通俗文化研究作了批评性概括。本书每个章节都对发展通俗文化学术研究作出过贡献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论作了评论。

第二,本书提供了对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之间关系本质的分析和评论,从而从两个方面对当前文化研究当中的通俗文化研究的讨论作出了及时的贡献。首先它勾勒了一幅该学科/研究领域的图画,展示了这一层面的总体轮廓和具体细节。重要的不是本书关于某些理论或理论家的论述,而是本书如何描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读者应该直接阅读理论和理论家的著作而不应该先阅读评论,批评有时是有失偏颇的。我认为,本书不仅介绍了通俗文化研究的一些看法,而且从理论上系统地提出了如何研究通俗文化的一系列主张。英国和美国对本书的评论倾向于肯定我已实现了初衷。其次,最后一章显然想表明本书想参与并为当前文化研究领域里关于“文化民粹主义”问题的讨论作一些努力。

最后我想说的话是,我的第一部著作有了中文译本,对此我感到无比喜悦。

英国桑德兰大学

媒体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约翰·斯道雷教授

e-mail:john.storey@sunderland.ac.uk

home e-mail:John.Storey@btintcnet.com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通俗文化?	1
● 文化	1
● 意识形态	2
● 通俗文化	5
● 作为他体的通俗文化	15
● 推荐阅读书目	19
第二章 “文化与文明”传统	21
● 马修·阿诺德	22
● 利维斯主义	27
● 美国的大众文化:战后大辩论	33
● 其他人的文化	39
● 推荐阅读书目	45
第三章 文化主义	47
● 理查德·霍格特:《识字的用途》	48
● 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	54
●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59
● 斯图尔特·霍尔与帕迪·沃内尔:《通俗艺术》	62
●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68
● 推荐阅读书目	74
第四章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76
● 弗迪南德·德·索绪尔	76
●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威尔·莱特和美国西部片	79
● 罗兰·巴尔特:《神话研究》	83
● 后结构主义	90
● 雅克·德里达	90
● 雅克·拉康	93
● 话语和权力:米歇尔·福柯和爱德华·萨义德	96
● 推荐阅读书目	102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	104
● 古典马克思主义	104
● 法兰克福学派	107
● 阿尔杜塞主义	117
● 新葛兰西派文化研究	125
● 狂欢式的通俗文化	131
● 推荐阅读书目	140
第六章 女权主义	143
● 各女权主义流派	143
● 文化政治	144
● 通俗电影、电影心理分析和文化研究	147

● 珍妮斯·拉德威:《阅读浪漫小说》	153
● 伊蕙·昂:《看〈达拉斯〉》	160
● 珍妮斯·温史普:《妇女杂志探幽》	167
● 异性:男性研究和男人气质	171
● 阅读式的女权主义	172
● 推荐阅读书目	180
第七章 后现代主义	182
● 后现代派的现状	182
● 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	183
● 让-弗朗苏瓦·里奥塔德	187
● 让·包德里拉德	190
●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195
● 后现代流行音乐	201
● 后现代电视	205
● 后现代主义与价值多元论	208
● 推荐阅读书目	217
第八章 通俗政治	219
● 文化研究中的范式危机	219
● 文化领域	222
● 经济领域	234
● 重温霸权理论	239
● 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	240
● 推荐阅读书目	246
附 录	248
● 有关文化理论和通俗文化的杂志	248

什么是通俗文化？

在我们深入思考人们用各种方法定义和分析通俗文化之前，我想概述一下由通俗文化研究而引发争议的一些总的特征。我并不想在一开篇就和盘托出后面章节里所展示的具体发现和争论焦点。在此，我只想勾勒出通俗文化概念上的总貌。从不同角度观察，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正如托尼·贝内特指出，“事实上，通俗文化的概念根本就没有实际用处。而且，一锅煮的、似是而非的、相互矛盾的定义反而容易产生误导，把人带入理论上的死胡同”¹。这种困难部分是由于我们使用通俗文化这个术语时，常常碰到意义上时隐时现的**差异**所造成的。在后面的章节中，大家会看到，人们在给通俗文化下定义的时候，或明或暗地把他跟其他概念范畴相对，如民间文化、大众文化、主流文化、工人阶级文化等等。要下一个全面的定义必须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此外，大家同样会看到，当人们使用通俗文化这个词的时候，不管展开哪一个概念上的范畴，通俗文化时隐时现的概念上的**差异**就会强烈地影响你所表达的意思。

所以，研究通俗文化我们必须首先面对这个词本身带来的麻烦。这就是说，“由于这个词使用的场合各不相同，学者们提出了通俗文化各种各样的探讨领域、理论定义和分析焦点”²。我认为，学者们从这本书中得出的主要论点就是通俗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范畴，根据它使用的范围，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给它注入各种不同的含义。

文 化

为了定义通俗文化，我们必须先定义文化这个词。雷蒙德·威廉斯称文化是“英语语言中两三个最复杂的词汇之一”³。威廉斯对文化有三个广义上的

定义。首先,文化可以用来指“智慧、精神和美学的一个总的发展过程”⁴。比如,我们谈起西欧文化的发展,可能只会指智慧、精神和美学这些因素——如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艺术家和伟大的诗人。这也许是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公式。文化这个词的第二种用法是指“某一特定的生活方式,无论它是一个民族的,还是一个时期的,或者是一个群体的”⁵。如果我们用这个定义来谈论西欧的文化发展,那么我们的脑海里就不会出现智慧和美学方面的因素,取而代之的是受教育程度、假日、体育和宗教节日的发展。最后,威廉斯认为文化可以指“智慧、特别是艺术活动的成果和实践”⁶。换句话说,作品和实践的主要功能是表义、创造、或者成为产生意义的理由。第三个定义中的文化与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所称的“表义法”有着同样的意思(见第四章)。用这个定义,我们自然会想到诸如诗歌、小说、芭蕾和美术这些例子。谈到通俗文化,通常会用到文化这个词的第二和第三种含义。第二种含义——文化是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可以让我们把诸如海边度假、欢度圣诞和年轻人的亚文化等活动当作文化的例子来谈论。这些通常是指活的文化或者是文化实践。第三种含义——文化是表义的实践活动——可以让我们把肥皂剧、流行音乐和连环画当作文化的例子来谈论。这些通常是指文化的作品。很少有人会在思考通俗文化时会想到威廉斯给文化下的第一种定义。

意识形态

在研究通俗文化的不同定义之前,我们必须思考另一个术语: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通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格拉姆·特纳称其为“文化研究中最重要概念范畴”⁷。詹姆斯·凯里甚至提出“可以很容易地,也许是更准确地,把英国文化研究描述为意识形态研究”⁸。如文化一样,意识形态有很多富有争议的含义。在诸多文化分析中,意识形态的概念与文化本身,尤其是通俗文化,可以相互替换使用,这一事实常常使理解意识形态的概念复杂化。然而,尽管意识形态已经被用于表示与文化和通俗文化相同的领域,但这些术语并非完全是同义词。斯图尔特·霍尔指出,“当某人说‘意识形态’时,有些东西被遗漏了,而当某人说‘文化’时,又缺少了些什么”⁹。霍尔所指的概念空间当然是政治。意识形态被用于表示与文化和通俗文化相同的概念领域的事实,

使其成为理解通俗文化性质的一个重要术语。下面只从意识形态概念的诸多含义中选出5种来进行简要的探讨。我们只考虑那些与通俗文化研究有关的含义。

首先,意识形态可以指与某一特定人的群体相结合的思想体系。例如,我们可以用“专业意识形态”来指渗透于某一特定专业群体实践的思想。我们也可以“工党的意识形态”来指渗透于工党的抱负与实践之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的综合体。意识形态的第二个定义暗示某种掩盖、歪曲、隐瞒。这里,意识形态用来揭示现存的某些文化作品与实践是如何扭曲现实的。它们制造所谓的“错误意识”¹⁰。有人认为,这样的歪曲是为掌权者的利益服务的,而不是为无权者的。我们不妨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是这个定义上的意识形态。该定义所揭示的是意识形态用以掩盖掌权者统治现实的方式:统治阶级并不把自己视为剥削者或压迫者。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揭示出意识形态用以掩盖无权者被统治现实的方式:被统治阶级并不把自己视为被压迫者或被剥削者。该定义源自对产生文化作品与实践的环境的某些假设。有人认为它们是上层建筑的反映,或是社会经济基础的权力关系的表现。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之一。下面是卡尔·马克思的著名论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上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这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¹¹

马克思所提出的是,社会组织其经济生产手段的方式将对社会所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文化类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所谓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所产生的文化产品被视为意识形态,甚至作为这种关系的结果,它们或明或暗地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这些集团从社会的经济组织中获得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在第五章中,我们将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对这一论述的修订,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我们称之为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社会关系的论述进